



092064

復齋文集卷之十九目錄

疏

擬海塘疏

辨

與孫敬軒太史辨重訂契丹國志簽子

序

家瓊圃吟草序

吳興明倫堂匾額稿序

復齋文集

卷七 疏辨序目錄

徐敬齋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

蟬寄軒詩鈔序

凌泊齋讀詩蠡言序

夏日偕小鶴秀才游煙雨樓序

將樂紳耆送夏邑侯詩序

送陳廣文序

永嘉士人送黃邑侯序

武林張氏族譜序

龍山王氏重修宗譜序

國朝  
泰順  
會鏞鯨堂氏

引

普濟堂募疏

募建沙底石橋引

重修西山寺引

重修金泉寺引

重砌湖口至獅子嶺石路并勸居民分砌序

重建迴瀾閣引

募建堯塘同慶橋引

重建舜石橋引

復齋文集

卷七 引目錄

重建水南神廟引

捐建龍巖義學引

復齋文集卷之十九

泰順曾鏞鯨堂氏

擬海塘疏

代

臣聞水性善下激之則強洪流雖橫順之斯靡故防水之道有二有以剛殺之者石塘是也有以柔殺之者柴塘是也殺之者柔則水之擊之也亦柔近乎順也殺之者剛則水之敵之也亦剛嫌於激也今浙郡瀕海者六屢朝修築獨勤勤於海寧一邑者蓋他郡潮勢猶夷漸長漸退獨錢江海口秦駐諸山二束再束以激其怒故復齋文集

卷九 疏

其來獨消洶洶暴而難禦海乎瀕江海之北踞嘉湖蘇松等郡之上游三面受敵每逢海潮從中小壘雷轟電掣嶽鼓岑飛而入一遇沙淤偏堵颶風負之而趨趨而南猶賴龕常諸山以爲之蔽趨而北則敵之者僅海塘一綫其所犯者危其所扼者要也 本朝康熙雍正間建石壩築柴塘更作土備結綿亘百餘里前後數十年成勞著矣我 皇上復擬廷不拔之基伏觀 指授訖謨誠一勞永逸之巨功而禹全無弊之良策也豈臣蠡測可備芻蕘臣愚竊以爲防海以塘塘之成必視乎椿

椿之固必因乎土。土實則椿可固。椿可固則席其剛而以剛敵之。譬之強敵壓境而吾之形勢勝。城郭完因負險以犯敵。敵雖強可持久也。如是者利用石。土虛則椿易拔。椿易拔則因其柔而以柔牽之。譬之地陷敵境而吾且恃己之堅。激敵之怒。勢不至舉全城而拔之。而敵不快。善禦敵者惟是順適其性以平其氣。陽曲弓以能受之情而陰厚自爲固結之術。力雖罷不可亡也。如是者利用柴。利用柴者莫如淫之使厚。蓋斥鹵之土雖浮必膩。今立椿架柴積薪蓋土。土不足以磐固而鎮浮泛之薪則外蕩薪不足以蝟聚而收浮軟之淤則內疏。計必使沙淤薪土互相牽澁久之使漸聚漸凝以相助爲厚。古所謂善防水淫之卽此意也。而塘之外或加以坦水塘之內更培以土堰如是則堅忍而柔者可久。利用石者莫如受之以漸。嘗見習坎之下必有深潭。今以潮之迅遇石之堅其性旣以不相入而愈激加塘之高其勢又以有所束而益狂。則盤盪泊栢適聚其力而引之。下行使竟其石以搜其土。土虛則根搖。根搖則身塌。欲塘之完也得乎計。唯於塘外一二十武間立以短椿砌

以碎石使漸高而之塘之半斯禦潮以漸不至以拒之太驟而窮上反下如是則根固而剛者不蹶而其布置尤莫急於近不與水爭尺寸之利而遠有以控馭夫奔放之程今夫善奕者見危知弃而全局之氣注善陣者偏師應敵而首尾之勢連何則泥守于近或完此而失彼取勢於遠則互應而易制也治海亦然凡潮汐往來壅於左必注力於右折於前必盤迴於後彼中小壘一遇偏堵而潮遂徙而近北大壘者其明徵矣今將爲萬世奠厥基則經始之下計必於數里數十里之間相其

復齋文集

卷九 疏

三

曲折予以凹凸務使狂瀾往來遠與近有以相制相讓分殺其怒而紆緩其勢不至吼發而偏注一隅如是則潮之爲力也緩塘之用力也輕而護塘之沙并可因之而不去臣故以爲尤急也臣聞凡防必因地勢然亦必因水勢參其勢而經營之一成不變不誠足與龕常諸山橫亘千古哉不然臣恐仍未足爲長久計也至於衛民而不病民物土方計徒庸慮材用一一有以仰副我皇上勤恤下民之心是又董其事者之責矣臣謹奏

與孫敬軒太史辨重訂契丹國志簽子

昨校錄此志案史館改本將葉隆禮原書刪改移易雖未見原書然就改本案語觀之似多未安卽如本頁韓延徽爲政歸唐告哀使及使使告哀事此改本天顯元年七月間事也據改本下案語謂原書書在太宗立後據二年十一月帝卽位下案語謂原書誤書太宗立於元年八月是原書卽誤誤以太宗未立爲立耳而此三事之爲元年八月事無從指爲誤亦未嘗指爲誤也且謂書立誤據遼史卽位在二年耳不知立與卽位正大復齋文集

卷九 辨

四

有辨今不暇旁徵諸史且如春秋傳魯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冬十月子惡卒立宣公立於十月矣其明年乃書公卽位襄公三十一年六月公薨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九月子野卒立敬歸之嫡之子公子裯立於九月矣其明年乃書公卽位蓋立一事也卽位又一事也凡言立某立某者非其所宜立者也故先言立踰年又言卽位凡不言立者皆其所宜立者也故餘公不言立但于踰年書卽位太宗之立非其所宜立者也立而始告哀立而後卽位何誤也且使遼史之所謂卽位卽原書

所謂立然使使告哀則必將有使之告哀者太祖之喪托雲宜告者也而舒嚙后之所不欲立也太宗不宜告者也舒嚙后之所欲立也立馬帳前遣歸東丹依改本皆後此事也今必以告哀在未立太宗前托雲使使告哀乎太宗使使告哀乎抑舒嚙后爲太宗使之乎既曰天顯元年非太宗元年乎是又未可以遼史可據而以通鑑與原書書告哀於立太宗後爲誤也夫太宗立矣舒嚙又何爲而稱制也爲太宗稱制也制托雲也踰年則人心定太宗安矣踰年而反之太宗舒嚙之深也且復齋文集

卷九 辨

五

使太宗果未立原書果誤然所謂誤者謂其誤書立於告哀之前也是告哀固不誤也則此三事宜因原書書於元年八月矣卽謂其誤書立因并立後之事而誤之是二者皆誤也則此三事又宜移在二年十一月矣而改本案語則謂告哀之使不必至此方遣又安必不至此方遣也試思之遼之與唐誼非叔伯甥舅也分非天子列侯也告哀之時並非若後此有父皇帝兒皇帝皇帝兄弟皇帝之勢相脅情相歎也唐告哀遼方不惜囚之囚之不已又將殺之今幸而歸其使幸而轉相告安

必汲汲焉不至此方遣夫告哀吾固知其不至此方遣也。不至此方遣。究安必汲汲焉。并待不得八月方遣也。是又未可視若士大夫有喪報新故訃戚屬死以是月。卽告以是月也。進退一無可憑。而改本且無端移八月。後事于七月。抑又何據耶。春秋一國史。左氏與公穀並列學宮。內外傳一家之言。間亦互異。如必據彼易此。是數書者。易之而存其一焉可也。況所據又失當耶。況無據而易之耶。然則又何事乎重訂也。曰仍其舊。辨其訛。傳疑於是。考信於是。是所謂重訂也。奈之何必取昔人之書以就我也。今姑依繕。

復齋文集

卷五

辨

六

家瓊圃吟草序

詩者發於情者也。胸次不同，托興亦異。古之以詩傳者，雖工拙雜陳，大率視此。故情苟不囿乎俗，皆能有以通其意而自鳴以詩。而說者輒以爲詩有別腸陋矣。余同族兄瓊圃向以處于遠，不獲熟悉其情。戊戌夏，得見于京邸，倒屣相迎，下榻對語，豁如也。今且六數年矣，所以得諸性情者，旣真而遞觀諸倫常政事交游間者，亦深且悉。未嘗不歎夫人聰明志略，師其意而爲之，所謂繩削不煩而自合者，蓋其胸次固侷乎遠也。而于詩何有

復齋文集

卷九 序

七

耶。公退之暇，嘗試與擊鉢立韻，初不必刻意求工，而天機所到，雖宗工哲匠多讓焉。余苦不工詩，而天假之以窮行將愁其心腸，募其意緒，俾得以一青氈發之。而瓊圃輒自以其邇年吟草屬鄙言以序之，嘻，詩亦何足以見瓊圃瓊圃亦何事以詩見方今

聖天子親簡羣

工，特以觀風宣化之任。任瓊圃，瓊圃誠篤其性情，以答

揚

休命，潤鴻猷以大雅覃粉澤于遐方，使天下四

方知

盛朝文治之隆，不必在經帳提衡之職，憲府廉

明之治，不少媿。詩人忠厚之風，則凡俊髦之絃誦童叟

之嬉遊與夫野夫游女之沐浴膏澤咏歌勤苦凡所以  
和其聲而使之共鳴國家之盛者彬彬乎皆瓊圃吟草  
也瓊圃何必詩雖然詩發于情者也昔人誦老圃秋容  
之句知魏公晚節卽此見焉余復瓊圃詩余亦有以知  
瓊圃之不負 天子使而非直爲宗人光也故于其  
行也謀所以贈之言者因綴以爲序

復齋文集

卷九 序

吳興明倫堂匾額稿序

稼門方伯以清廉公正聞於時而勤勤治理於風俗人心尤加之意嘗守蘇落成郡學故事學諸生得廷試第一甲及鄉會首則列匾於學之明倫堂宰相類然時方伯顧而思之乃并取蘇之鄉先生若忠臣若孝子各大書而并列一堂以鼓人才以樹風教前人未之舉也近旬宣兩浙任較鉅且繁振肅之暇輒復命鏞等倣前法取浙水名賢輯爲匾額稿以獻鏞時分輯湖屬因卽其郡邑志及浙之通志綜核考校間參以正史他記載採

復齋文集

卷九 序

九

輯之間旣虞掛漏又不欲冗濫頗費私心三閱月而稿以脫爰繕爲一編將取裁於方伯旣且細自閱之有坊者某漆匠某農家子某曾合傳之未及繕有殉難武科某省郡志失之未及錄有崇禎間首輔某旣錄且繕之不欲存於是又不憚編之補之簽請削之嗚呼此何心也哉夫士不附青雲聲烏施後世蔑視名器非君子意也狀元宰相古今之所貴奈何而弗貴可貴矣顧以赫赫首輔之貴在當時脫參以一武人一坊者漆匠農家子方立談之不屑驅役之不屑何屑一堂之與處壹不

知今日之舉此何爲而巍然列之獨介然有所不欲彼何爲而適然缺之竊皇然有所不安然則後之君子之登斯堂也卽鏞所分輯於湖屬者類觀之將欲掇巍科致公輔倫常君父之地其可以惕然審所自處當何如而方伯之所以鼓勵風俗人心於不衰者又何如也耶

各郡稿未及成方伯遷豫章不果行

復齋文集

卷九序

徐敬齋國朝二十四家文鈔序

近世文有時文有古文時文代聖賢立言義至深而情實泛古文卽儒者立言旨卽淺而裁自心故欲窮古今之變考政教之遷觀學士大夫之所得求之于古文較近我朝文教昌明取士以制義而一時賢達有志古立言之士亦往往家藏一刻竊謂作者難取而集之者抑不易何以言之文章者天地之精華也散而洩諸古今才智人之口若二氣五行之分布于百草木其盛其衰隨乎時會而其爲用于人也其陰陽水火之性卽其復齋文集

卷五序

十一

華實本末之際而用各不同故取材必慎而後得其精華之所注蓋自六經四子諸書外一代之作一家之言有純有駁有離有合舉漢唐宋以來寥寥數大家均不能免也服餌雜人身之病也論著雜人心之病也于此而欲採輯羣言網羅一世出時賢之甘苦爲後學之硃針又豈易事乎哉是故文取載道吾以爲必先有見道之實淵然寂然以日以年舉人世功名富貴成敗得失一不入于其胸中而後可與論天下之文乙卯夏予權司嘉禾鐸至丙辰正月得丁君子復觀其文詞識力蓋

彬彬乎蘄至乎古之立言者既而攜其里敬齋先生所輯國朝二十四家文鈔以示予往復久之而後知其平時之所相與寢饋而講討之者固不誣也丁君於先生爲忘年友知先生最深先生不干榮于時不祈名于後而獨于古今載籍勤勤搜討若病僕之于蟬若九方甄之于馬年踰七十矣而齋居一室丹黃並下塔焉與萬化俱融豈所謂淵然寂然以日以年舉人世功名富貴成敗得失一不入于其胸中者非耶近代文先生均有選于本朝尤加意焉蓋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亦當世

復齋文集

卷九序

十一

得失之林也嘗自言其去取之意大率取其有益於人有用於世有補於修齊治平而其文復工絕可令人往復不厭者空談心性者不與焉臚陳故實者不與焉一切庸俗譎張之辭盡行剷除嗚呼持是以論天下文盡之矣每歎古今文章之病立一說每不顧吾說有益之與無益有用之與無用且詹詹然蘄以文勝其實則中無所見究竟文亦何由勝談心性病虛妄矣臚故實病支離矣其庸俗譎張之病或且至于蔽陷離窮而不可究極此無他所以游之乎詩書之源者無其學所以行

之乎仁義之途者無其養心未能怡然渙然于天地民  
物變化云爲之故而欲怡然渙然于口手之間必不能  
也觀先生斯鈔其亦可以見其概矣諸家文體之奇正  
醇肆鈔中論之特詳丁君復屬序于予又何如卽先生  
之所自言以弁先生之所手輯使夫人伏而誦之尤得  
其要領也耶嘉慶元年秋七月泰順曾鏞序

復齋文集

卷九序

蜉寄軒詩鈔序

蜉寄軒詩鈔山左謝筠巖先生

名

遺稿也先生甫弱冠

卽以優行貢成均比強仕出宰江右歷萬載清江興國諸邑各著循聲嘉慶戊辰爲鹽務被議坐遣泰順居泰之三峯寺年已七十有五儀度偉然一編兀坐徂冬涉春聞予閒居故里扶鳩過訪握手如舊識尋出近自獄中迄配所所爲詩以示余讀其詩和平曠達雖垂暮流離無牢騷激憤之作知先生深於詩念先生孤漂且無子而重幸有先生之詩可遺諸後曰是卽先生子也

復齋文集

卷九 序

十四

先生悉集生平詩先生少故習詩自山左而燕中而兩江兩浙而滇南皆有草以間有成刻多散失乃取行篋中所存散帙分隸各草每錄舊詩及新有所作卽袖而過我笑曰子將以是爲吾子不審小子尙可教耶屬加去取而請爲之序迨九月五日自以恭逢 赦典不久可生還促予亟爲執筆越二日尙自以新成過郭少府問卜一律將過我翼日夜子不意先生已奄然長逝悲夫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以余觀先生生平雖沉困州縣未遽謂窮其工於詩也蓋其性之所近其學之所得

其胸次與流俗固殊其旨趣視哇咬自異故隨其所游  
覽憑弔贈答謔思可歌可傳初無俟不平之鳴愁苦之  
音必窮而後工也庸詎知同此詩人同此二三十年温  
文弦歌宰士奉之謂師民愛之謂佛曾不兩年俄而奪  
其嗣俄而褫其官而溘死流亡其身卒使是鈔爲窮人  
之辭豈詩固能窮人哉何數之奇也旣含歛其相從故  
僕以先生有妻與女孫尙寄吉州其亡子與其殉節子  
婦尙殯章門將扶先生柩由江右歸山左嗚呼先生長  
已矣向以爲蜉寄夢覺矣予竊悲以先生之賢死已失  
復齋文集

卷十九序

十五

所脫身棺一戢而音徽遽沒亦萍水知交之罪也而先  
生之詩况藹然可垂於世用藏其所袖而屬者俟加校  
定傳布後生卒卒更繕一編附先生柩俾歸山左冀必  
有收而寶之者傷哉走筆記此卽以爲序

凌泊齋讀詩蠡言序

詩三百篇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其辭托諸蟲魚草木咏歌嗟歎之微其旨通乎修齊治平正變盛衰之大是故聖門雅言莫先於詩而詩也者志之所之也學士大夫無古人所爲發憤之志卽日取三百篇所憫時病俗陳善閉邪如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者訓詁以紀諷詠以昌其於經也則通其果足致用者幾人也吾見說經鏗鏗亦無非學士大夫學古之故事爾已也凌子泊齋通經士也癸酉秋杪將卽投閒之下挈眷南轅歸茗復齋文集

卷九 序

十六

水予晤諸京邸輒出其所注讀詩蠡言以示予其自古人作詩之旨與諸儒錯出之義訖乎一名一物考證既詳論難亦精嘗跡其所建白而其能無媿於古人之志也亦畧可觀矣而不使之得致諸用復反而從事於經焉豈以讀詩若泊齋其志惟較然若彼也而造物者固將曠放其身心且使大有裨於此以爲學士大夫之學古者筋耶吾視泊齋近遇吾竊怪泊齋之窮吾觀泊齋蠡言吾又不勝重樂有泊齋之窮之得以行其志於經也用爲之序卽以贈泊齋之行

夏日偕小鶴秀才遊煙雨樓序

丙辰予署嘉禾學博篆夏月官冷無事恐間愁因之謂  
昔人每教人尋孔顏樂處孔顏樂處無處尋也嘉之南  
有湖焉湖之間有樓焉亦眼前一尋樂處也正思一可  
與尋此者丁生誠之適葺榭造予遂買棹焉署之旁有  
河喜可通湖頗窄因擇一小舟可容二三人利其輕也  
行不數武舟輒泥舟子下水推之穿一橋又然時日且  
晡丁生因自步出城坳櫓可下漸猶夷自在俄而至湖  
晴波澹宕心目一開於四水潏洄中扶疎夏木而樓在  
復齋文集

卷十九 序

七

焉游客寂寂然視所謂妙在渚煙輕拂山雨欲來酒舸  
漁船微茫破霧者蓋又成一時景斯時也仰而眺則廓  
然樓也俯而臨則瀟然湖也行且止焉飲且風焉則洒  
然穆然予與生固不啻如遇諸春風沂水間也蓋相與  
徘徊景物上下古今不覺水光樹色已漠漠然上衣袂  
亭檻樓壁間而日且夕矣嘻孔顏樂處其亦可以卽此  
尋也歟自喜尋此得吾與而不能不眷眷于予與生於  
此抑適然難多遇也聊叙之且綴詩以贈云

將樂紳耆送夏邑侯遷任上杭詩序

石簣明府以己未春權知將樂事邑中肅然就理比期年尋題補上杭將卸篆事其一二豪猾若去芒刺于背喜甚徵死而其父老相與太息于鄉其士子相與謳思于學謀所以遮留邑侯者不得其鄉先生爰各衰衣危冠言于其同官某其友人某曰以吾侯之治將也二三君子之所目擊也方下車舉俗尙所目爲陋規者立掃除之曰是殆將剥吾民百而啖吾以一也聞向有自爲密稟而卽差其人者預禁絕之曰是直欲虎作使君而復齋文集

卷九序

十六

以射工毒民也其惜民脂膏計國課所入額不浮于吏民食所需利不歸于賈者歲以萬計其清淨訟原凡刀筆之士不敢以虛詞構兩造強梁右姓無從以勢力制村愚至一月之詞不越數紙蓋侯之政疑于猛所猛者胥徒也豪猾也其遇吾士民敬教勸學安富恤貧凡可以身爲保障者戴星出入曾不自惜又何寬如之而一時草竊奸宄烏散獸奔不敢入吾境者皆猛之力也侯殆惠人哉自下車以來雞犬無所驚外戶可不閉邑號將樂蓋一二十年于今今始將樂耳而遽爲鄰所奪二

三君子其何以存此去思也噫此足以存矣去思之感與德教相始終如侯之治又侯言存乎哉雖然侯此行分符建節所發輒顧吾不可無言以贈侯耳夫以侯期月之治未嘗摩以久道也未始可謂有成也而一時士民之情有如此此可見天下事之大可爲而廉明之道致足恃也侯往勗哉毋爲毀搖毋爲譽喜鑒此輿情勿負知己吾見甘棠之愛徧南國綠竹之歌盈淇水獨將樂已哉

復齋文集

卷十九序

十九

送陳廣文序

韻軒廣文以戊辰冬來署羅陽學篆越庚午春將去羅陽人士無疎密少長莫不以先生之來爲暮而惜其去之速其習于詩者則各從其所欲言以致其屏營繼縈之意而請序于予廣文冷宦也署學篆傳舍過客也廣文若韻軒抑悃悃無華士也不自矜其教不自用其才其于生徒同此修脯之奉亦不必矯廉以立異而羅陽之士顧于先生獨眷眷者何也蓋先生之在羅陽也不自矜其教而于學校之弊有毅然不敢阿者也不自用復齋文集

卷九序

二十

其才而于鄉校之議有翕然不敢違者也不矯廉以立異而于出入取與之義有慨然不敢不思者也今有親民之吏于此率其本來以與民相見而遇建一議圖一事寧爲民不爲官寧以欲從民不以民從欲其民之于吏也當何如先生署篆不過期月其所爲建議圖事將以教育斯學者未見其有成也而先生之性情意旨固獨有然而先生已去天下事之庶幾有然乃卒不得使然斯其惜之必甚者人情也此羅陽之士所謂獨眷眷于先生也歟或曰先生蓋自以不久是官也故寧匿情

以從士也。嘻而獨不見鷹隼之于鳥也。隨所投而搏。蠅蚋之于臭也。隨所集而吮。豈嘗以不久而能匿其搏與吮之情哉。率先生之性情意旨也。以往吾見以之親民。斯得民以之造士。斯得士。脫久于其職。况有入人之深者哉。先生行矣。夫亦愈知吾道之所以不孤矣。

復齋文集

卷九序

永嘉士人送黃邑侯詩序

居官之得失多見于去官之日其得民也深則其吏民之遮留也類甚雖然紛紛等兒戲鞭鐙遭割截此亦後世習事足覘得失哉一官所治有莠有良廉明之政任德任怨亦視其所欲遮留而不得者孰甚耳我觀黃邑侯自慶元權知永嘉事前後凡二年大府廉其賢復自永嘉而擢之錢塘去之日其邑人之旁皇祖張悅愉歌思者非恂恂學子則一二好義士也然則侯之賢也可知已吾于是竊不多侯之賢而歎民情之可見如是吏

復齋文集

卷五 序

五

治之可爲如是益有以信夫人躬負父母斯民之責者不患民之不親患政之不舉不恃違道之譽恃得民之實觀侯之去其亦可以勸矣而侯于此行方將堅其所守厲其所行以無負大府之識拔他日者卽盤根錯節遺大投艱慎斯以往去思之作又可勝序哉張生孟平侯所舉士也所得于侯之治者致詳旣備述之而欲持一野老之言作乘韋先余喜其足爲居官者勗也用卒卒書此并贈之行

武林張氏重修族譜序

嘗讀蘇氏族譜引未嘗不歎夫人情見於親親盡於服而孝子仁人之心不欲以無可如何之勢聽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固如是其兢兢也武林孝廉張君藻哀衣危冠持其叔祖某偕其族所修族譜屬余爲之序余閱其譜李唐時其先世居韶州至曲江文獻公十一世孫曰輔臣自宋慶歷間而遷於睦輔臣公六世孫曰亨仲自紹興初又遷婺之蓮塘歷元迄明初亨仲公八世孫曰正三又遷於杭之昌邑昌邑舊譜以方兵燹後第

復齋文集

卷九序

五

知正三公爲始祖而其上則概未之詳悉是昌邑於蓮塘殆幾幾乎胡越其族而自忘其祖矣攷張氏之初黃帝第五子揮也黃帝有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世傳揮觀弧星實始造弧故主祀弧爲張氏夫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張一姓十四望則所謂房多訛其望望多訛其姓勢旣有所必至又况小史僉繫世司商協民姓後世已失其官隋唐以還復以九品官人流弊尊世胄卑寒士使士族轉爲之亂紛紛譜牒襲謬承訛所從來遠矣兵燹無論也由斯以言則今之起

而修之者毋亦惟是先其勢而圖之使過此以往無忽  
忘焉斯已矣使吾之本支無途人焉斯已矣而今且畢  
然望惻然悲曰吾之身吾祖吾父所遺之身也吾祖吾  
父之身又祖父所遺之身也等而上之至于數十百世  
世之遠近異而其爲一脈流遺綿綿延延相注而爲今  
日之身者無異也吾卽忍絕屬而自爲族吾忍數典而  
忘其祖耶因與二三宗袞閱舊序而得蓮塘遂自杭抵  
婺至蓮塘而得老譜乃恍然于某公出自某某公又出  
自某某公爲今幾世祖某公又爲某公幾世祖元元本  
復齋文集

卷九 序

三

本分類別生指掌如也然則由正三公而上上而至于  
亨仲公由亨仲公而上又上而至于文獻公自向視之  
古人而已矣而今則皆此紹聞衣德之念所得而追之  
者也由蓮塘而外近之若義烏武義浦江蘭溪遠之若  
南畿淮安若山東臨清若北直若河南光州若廣東濠  
畔街自向視之張氏而已矣而今則皆此一本同源之  
誼所得而及之者也於戲是獨非生人一大快也哉昔  
郭崇韜哭郭汾陽墓杜正倫求齒南杜彼其意不過爲  
世俗門地起見大雅劣之向使汾陽無尺寸之階南杜

當式微之日。吾恐素系族屬之二子者。將有削之。亦所  
不顧者矣。流俗以勢利爲骨肉。至于萬籟本根之地。則  
往往以蠅頭蝸角相軋相傾。庇而縱尋斧者。若此輩。不  
可勝數。今之蓮塘。吾未知其爲世德何如。其爲甲第。又  
何如。然非必有巨閥崇班。足以震耀一時也。乃獨惓惓  
若此。此無他。親親尊祖之情。迫于中。而敬宗收族之念。  
有所不能已也。言之無文。恐不足以彰盛舉。然以予橫  
覽末流。一人之不念。遑念遠祖。手足之不恤。遑恤葭葦。  
觀斯譜也。固孝弟之心。所藉以油然而生也。小子何多讓  
焉。爰綴以爲序。

復齋文集

卷九 序

三五

龍山王氏重修宗譜序 代汪中丞

丁巳七月余自入

覲赴閩請於

天子得取道

故里展先人墓桑梓風土蓋二十年于今不及覲矣拜酌之餘相與二三昆弟耆舊存問信宿竊有以信君子觀于鄉知王道之易易而穆然于先王之所以族墳墓聯兄弟者之誠爲俗本適里人王子某偕其父兄以所續修其族之譜屬序于余夫譜所以收族也按王氏二十一望惟太原琅琊最著其後益散布自池陽遷于皖桐卜龍山而家者爲某公蓋亦以其山川雄秀風俗敦復齋文集

卷九 序

三

厖服疇食德可世其子孫今諸君兢兢乎修明譜系蓋唯尊祖敬宗之念迫于中自恐以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凡以收其族也雖然獨其族乎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族者親長之地也收族者親親長長之實也誠使人自收其族而王道之所以易與本俗之所以相維于不弊者又外是乎哉他日者余脫獲退而休于里行將與吾鄉人之族于斯者薰仁孝之德以觀聖天子親睦之化之所被於戲此何如欣幸也

普濟堂募疏 代伊太守

丙辰春予自括蒼移守嘉禾既下車視民物輻輳通閩帶閩連巖側肩竊兢兢然慮之以爲瘠土民寡其勢親沃土人滿其情渙方斬官斯土者相與補苴廢缺俾士習民風相維相繫以勗余守臣所不及已而都人士有姚俞諸君爲其鄉所創普濟堂經費持其條約請予疏以勸予備閱之自鰥寡窮老無所依羈旅困阨無所歸貧病待斃之流災疫流行之日至于無王之枯骸窮鄉之節孝無不區處收卹創立良規舉所謂相受相救相復齋文集

卷五 疏

三七

壘相闕諸高義胥於一堂乎舉之吁何用心之厚也其名昉自京畿其法行之吳郡而都人士能毅然興舉以補造物生成之憾以廣朝廷子惠之仁蓋一事也而俗尙之善居可知已予又何多慮哉今堂之成非一日其所濟亦非一人矣而諸君必勤勤請勸者誠以天下之良法美意不殫全力以成之則成以數人之力者亦將窮數人之力而止故必更有望于鄉之同志者互推此心資之恒產垂爲永圖夫人性好善者也世有樂善不倦而施之不得其道往往傾帑倒篋捨身捐宅以從事

於鬼神釋道虛無幽杳不可知之地非所好獨疎也亦直以爲善在是故所好發于是耳今誠一觀斯堂之所爲以爲慈悲是其爲慈悲也何如以爲功德是其爲功德也又何如吾知必有蹇裳就此者又況同此桑梓同此氣類以仁人君子衆所欲爲之心而先有仁人君子善與人同之事非甚楛於爲我其肯讓諸君以獨爲仁人君子耶又何事予勸也吾見君子之鄉物害弗入仁人之里天患且消而吾也得以坐觀厥成賓睦婣在邇以三物輯康樂和親爲一書嗚呼豈不盛哉

復齋文集

卷九 疏

三

募建石橋引

自宣陽門向飛龍山而北有木橋偃然卧于溪面人蹤接踵東道之要津也其溪流頗駛兩厓相夾廣可二三丈向以獨木橫架其上僅可通人不五六年非圯即朽前邑侯蕭當其朽且圯也更新其木而增其二一時亦共利之迄今抑不止五六年矣木腐而蠲存一於三行其上類惴惴然逡巡畏縮舉足股戰不敢下有後者至又必次且道旁站立良久俟其過而後進春夏之交山水激宕傾亞缺圯搖動艱危幾瀕于危者十恒八九先

復齋文集

卷九引

五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鄉之人果按歲爲期取能于工取力于壯今雖仍架以木何病然以前事觀之過此以往有乘其危且朽即起而新之未可知也抑或視其圯且朽而姑以俟諸異日諉之同里亦未可知也今即幸而有修之者矣而無以爲百十年計仍不過爲五六年計吾鄉人之負者販者耕者樵者並肩累迹其不旋踵而病于涉也又何如且一邑要津入其境而先使行者懷單子之憂亦鄉俗之病也家君過此以王君某素留心井里而所居尤邇曾與語如是王君謂

鏞曰今尊大人將易之以石杠而責其成于我我責其引于子可乎鏞曰杠公也何敢自以爲功家君固慮之小子敢辭引乎共成斯役固有望于鄉之有志題橋者時乙未七夕後二日

復齋文集

卷九 引

重修西山寺引

呂生其釗讀書古鏞之西山寺語余以可遊呂生先余命肩輿自積善橋從田塍向後龍山而西步行二里許曾不知何處有寺俄得小石徑行不數武叢林莽莽出山峽輿人昇以入稍稍右轉仰而視微露屋一角比過一小澗徑乍陡峻則生偕一師拱立長松修竹間余欣然躡梯級而上把生與師臂曰眼前小武陵也門逕先佳矣相與至寺門外草成茵褥有子鵝一羣各鵞鵞然伸頸迎客鳴牆以內初篁森森隱吠犬焉入而過其廊復齋文集

卷九 引

院幾虛者屢矣。自師至，艾殺其蓬蒿，作屏其蓄翳，力持一切而于正供積逋貨錢爲之償者幾二十萬。師固將新而拓之，不能無藉于檀挪鉢底耳。先生其肯賜之引與虞邵菴成終始乎？余曰：地勝如是，方師之始至，能成茲勝也。又如是，累朝風雅所洗心都人士，不于此時協力贊之，成其肯貽林泉羞乎？但紀吾與生此遊足矣，愈爲之引矣。爰品其茶味，其酒洒然久之，晚復下林木而歸，不旬日而樸斲之聲聞已丁丁矣。遂書以爲引。

重修金泉寺引

代將樂合作

捐民力以奉土木識者不取余蒞茲邑一切成民之具未之遑舉佛寺非所急也雖然聖人以神道設教是亦以設吾教耳將俗故樸素琳宮紺宇喜未多觀新者毋闕矣城南有金泉寺創自唐貞觀枕山帶水夙號邑勝區而迫近塵市以時觀覽可以抒吾民樂氣脫并此而聽之廢橋梁祠宇之修廢舉足覩國斯亦蒞茲邑者與都人士之貞也自乾隆己亥燬於火越壬寅僅架木數楹輒頽然中止迄今又幾二十年矣僧宏機力圖建修復齋文集

卷九引

三

而程材計工費殊不貲余幸其能復一邑舊觀非直爲桑門修淨地也故樂爲之引以勸邑人之助

重砌湖口至獅子嶺石路并勸居民分砌序

甲戌維夏初自零陵之東安山行五六十里田塍蹊徑路無大磳礪山亦不甚陡峻俄而有峯純石其形狀弭耳鋸牙赫然如狻猊從者曰此東安獅子嶺也比至其下兩山漸卓盤紆三四里有坪焉以姓名曰大坪榮四山矗立如削如琢小大青蒼奇秀異常直上有嶺曰湖口約又三四里一路自獅子嶺從肩輿四望幾幾目不暇給不自知情爲之移亦不知舁者許許然皆背爲之汗氣爲之喘也旣抵縣署時欲效柳司馬搜闢幽奇徧復齋文集

卷九序

外加水溝使監是工且使竟是路而步之計長二千餘丈期皆砌之惟祿餘不足以歲事僉曰請勸居民之力者更自分砌丈數可也可之爰叙此以勸

復齋文集

卷九序

重建廻瀾閣引

清溪城南有橋焉曰廻瀾橋橋之南有閣焉亦曰廻瀾閣閣以橋名也考之邑志不詳其所自建原其命名則固取韓昌黎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于既倒以名也當夫時雨霧沱萬壑奔注以是橋橫亘清溪雁齒所衝驚濤怒立以爲廻瀾橋蓋有焉閣何勞之與有而漫襲是名雖然余嘗觀廣陵八月之濤矣方身伏舟岸曾不知古今之所稱奇者其狀何若一自登秋濤之宮乃皇然恍然而知洪流東下大海風生倏忽之頃混混屯復齋文集

卷五引

三五

屯險險戲戲其盪胸駭目雷轟電掣而來者惟兩間之大氣迴之也而此氣頓爲之一壯由此言之瀾若何始廻閣于瀾何與而使人得以曠觀熟視而知其所以迴之何若者閣也自人而名則謂之廻瀾閣可也夫迴之力有小大其迴之勢與形蓋一也昌黎所謂廻瀾蓋自明其于儒之勞有然也藉使清溪之人登斯閣也慨江河之日下緬石水于溪頭信砥柱之在我何時俗之遷流士習民風官方吏治舉可作如是觀也乙亥六月閣忽已火清溪紳耆請勸士民重建之余不勝欲速之成

更與士民共登之用疏厥名卽書爲引

復齋文集

卷九引

三

募建甕塘同慶橋引

蒼然峙西北者應陽雷霹嶺也溷然來西南者應陽東溪江也其間兩厓逼迫滙雷霹嶺諸澗壑之水而注于東溪江者甕塘也其往來行人息肩裸股時而喧于兩厓者則以其爲寶永間道也向有石橋以濟行者久而爲洪流衝而洗有習坎之險無一葦之杭蓋吾民之病涉者無冬夏類然也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歲政也是故澤不陂障川無舟梁單子譏之矧地瀕谿谷尋尺波濤危同滅頂守土者之責亦鄉俗之病復齋文集

卷九引

三

也縣胥某若某皆嘗厲揭其間周知其險阻以爲是非可苟焉修治聊奉爲按歲故事爾已也地有勢必易其基欲其可因也材有美必求其良欲其可久也工有巧必簡其尤欲其一成而不可拔也以言天有時營室之中成之此其時也其興復匪難其爲費類浩不仗羣力雖有虛願成無日也縣胥非野廬氏職也軋義然能首厥事請爲之引蓋有心積慶者也余嘉而勉之曾鄉邑之居游此間者寧獨無與人爲善意也方今百穀順成四民安業邑無公旬家有餘力吾見能者趨事強者赴

功施椿石于山農出食用于殷戶同心共濟不日成之  
僻在山陬而吾亦得與吏民共履蕩平焉慶有同也並  
請名焉用名之曰同慶橋

復齋文集

卷九引

重建舜石橋引

川澤之有杠梁。王政之修廢于此見。鄉俗之盛衰亦可。卽此覘。東邑南有清溪。東北合于湘水。其源出自金字嶺。其山脈發自武岡。層巒疊障。高接蒼冥。故萬壑奔注。去山愈迫。其水愈駛。流無盈涸。適逢驟雨。方舟厲揭。有時俱窮。考之邑乘。自金字嶺經舜峯之下。向有橋曰舜石橋。西達五溪。南通百粵。往來行旅。恃以濟險要津也。久而橋之棟宇燬于火。石址衝于水。乾隆間。曾作浮橋。卒成漂梗。繼復造之。迨嘉慶六年。又遇洪水。行者病涉。迄十餘歲。蓋人力之不支。抑地勢之未得也。余承乏茲邑。聞而慮之。邑有官醫王翁。章梁好善者長也。自言曾遇異人。皓首長眉。指爪數寸。濯足其間。血流離汎。水波翁就而視之。思敷以藥。曰。若誠善士。此橋移築。此下數十步。可以永固。翁往視所指。果有石基。可乘。而其人己不見。爰自持齋。力圖移築。請余爲之引。且求易名爲神仙橋。其仙邪。其善度地者邪。橋故名舜石。所指移處。適得石基。是真舜石也。則謂之仙移舜石橋可也。夫成杠成梁。官斯土者責也。然經始得地。共成斯役。不能不重。

有望于吾士民之好義者用爲之引

復齋文集

卷九引

學



重建水南神廟引

人心風俗之澆淳敬肆而已矣周禮大司徒因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首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易言聖人以神道設教凡以教敬也是故民間所祀無論爲天神爲地祇爲人鬼其建祠樹主以報以祈在小民大率爲招弭禍福起見然民知所敬則凡放辟邪侈類卽以有所畏而不敢爲而禍福之應亦往往隨其人之敬肆而如響楚俗故尙鬼而東邑輒少淫祀其祀于城者若關帝廟若文昌宮若城隍命祀也若武侯祠則嘗征撫是

復齋文集

卷九引

聖

地報功之祀也其不在祀典者惟水南有華光廟其神時事未之考而其禍仁禍淫赫然顯應邑之人咸敬且畏焉廟頤燬于火其紳耆請假衆力以重建蓋以爲一邑呵護之神也吾以爲一方教敬之象也故爲之引

捐建龍巖義學引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無地不教卽無地不學凡以君子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也後世自成均而外至各郡縣莫不建學以立教其法亦詳而行之旣久未免奉爲故事且生徒以歲增廣而郡縣之學止有此堂則所謂學者不過偶爲時月所考課未嘗實爲朝夕所藏修求所爲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者蓋又不若書院與義學東安附郭有紫陽濂溪兩書院然不特無諸生膏火卽山長脯修亦甚菲薄惟向復齋文集

卷五 引

聖三

無經費故也聞邑之清化鄉向亦有龍巖義學廢頽有日紳士某某等子去歲赴縣議建曾給印簿已捐銀百餘兩捐田二十餘畝所鼎建屋宇亦巍然三棟矣而工程多尙未竣若將來按歲延師與諸生膏火諸費所需亦復不貲吾思化民成俗此都人士度必同有是君子之欲者也則謀所爲久長之計者其尙力相資助以成盛舉吾見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凡所以譽髦子弟者在此所以薰陶方俗者亦在此夫豈直一家一鄉之教澤已哉紳士復請勸捐爰書此以勸

